

核运动中的某些集体观察量

张敬业¹⁾

(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 730000)

1993年6月22日收到

摘要

在低能核结构研究中,电四极跃迁的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和基态带的 4_1^+ 态与 2_1^+ 态能量比值 R 常被用来衡量核的集体运动属性。本文通过标准的位能面计算,系统地探讨了这些量与核形变参数间的关系。指出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主要取决于核的平衡(静态)形变,目前的 Nilsson-Strutinsky-BCS 方法可以良好地求得从 $Z = 30$ 到锕系区偶-偶核的合理的形变值,而能量比值 R 则反映的是位能面的整体结构,例如硬度及非谐和性等。

关键词 电四极跃迁,集体运动,位能面,形变。

众所周知,单粒子电四极跃迁的 $B(E2)$ 值是以 Weisskopf 单位为其典型大小的,集体运动态之间的 $B(E2)$ 值则可高达数十至数百个 Weisskopf 单位,另一方面偶-偶核基态带的 4_1^+ 态和 2_1^+ 态能量比 R 值则常用来划分不同种类的集体运动:例如 $R = 2$ 对应于集体振动,而 $R = 3.3$,则是典型的刚体转动。因此,根据已知的 R 值和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,系统地研究它们与理论位能面计算所得的形变参数之间的关系,无疑会有助于理解这两个观察量的物理内涵。

图1是实验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^[1]与 Z 的关系图。从图中除了可以看出在形变区 $B(E2)$ 较大,在满壳区较小以及整体上随 Z 增大而增大的大致趋势外,两者并不存在简单的关系。已知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是与电四矩 Q_0 平方成比例的,而^[2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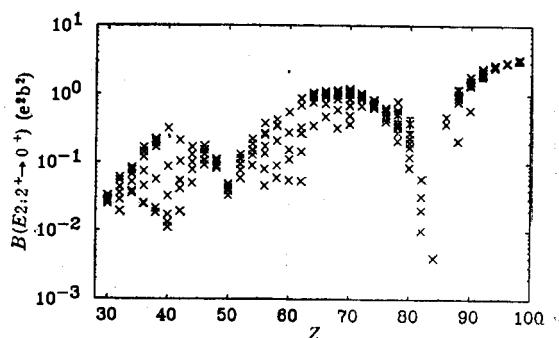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实验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^[1]与 Z 的关系图

$$Q_0 = \left(\frac{4 \times 1.44}{5}\right) (\varepsilon_2 Z A^{2/3}) \left[1 + \frac{1}{2} \varepsilon_2 - \varepsilon_4 + \frac{25}{33} \cdot \frac{\varepsilon_4^2}{\varepsilon_2}\right], \quad (1)$$

1) CCAST 成员。

其中已把通常的 R_0^2 表达成 $1.44 \times A^{2/3}$, ε_2 和 ε_4 分别为四极与十六极形变参数。现在的问题是公式(1)中的形变参数,是否就是理论上位能面计算所求得的平衡形变,亦即位能面极小所对应的形变(即所谓静态形变),或者是动态形变(包含了零点振动的贡献)呢?

为了回答这一问题,利用通常的 Nilsson-Strutinsky-BCS 方法^[3]对文献[1]所涉及的全部偶-偶核(Z 从30到锕系区),作了位能面计算。计算是在 $\varepsilon_2-\varepsilon_4$ 平面进行,采用 T. Bengtsson 和 I. Ragnarsson 建议的标准 Nilsson (κ, μ) 参数组^[4]。由于所涉及的大范围的核具有的 ε_2 和 ε_4 值差别较大,对于不同的核区不得不采用不同的网格点(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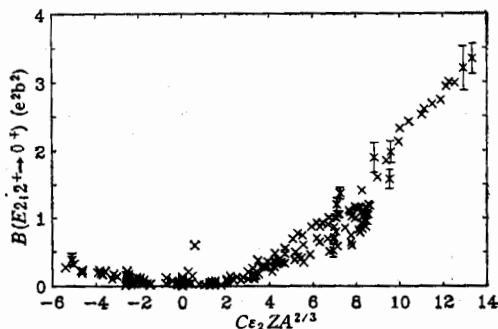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与 $C\varepsilon_2ZA^{2/3}$ 关系曲线 ($C = 0.0144$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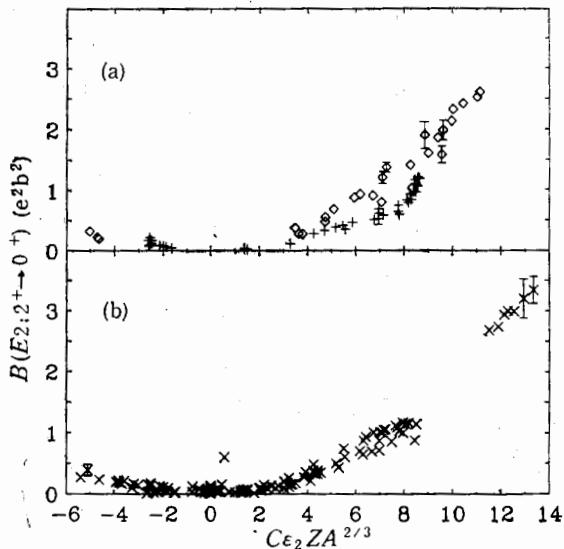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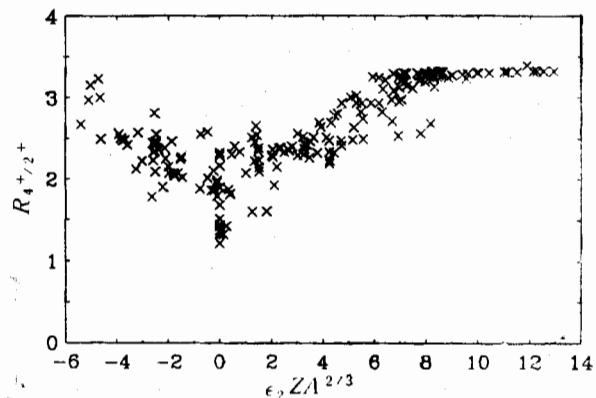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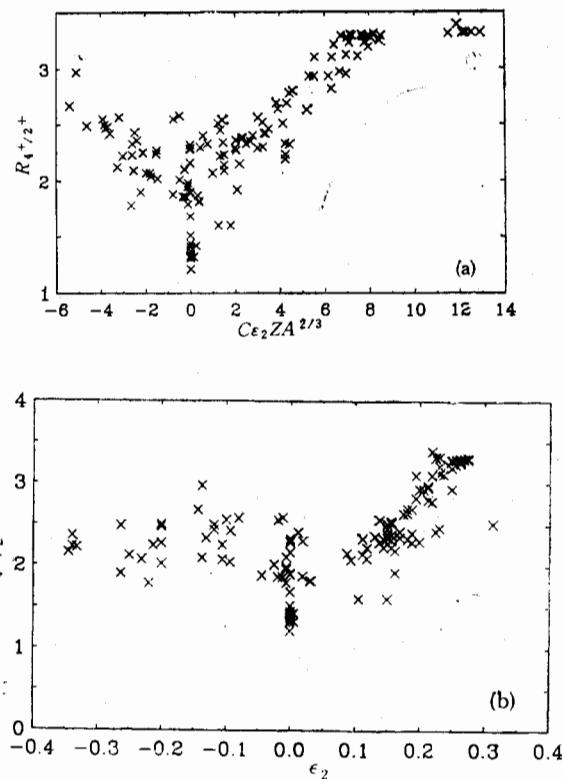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(a)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与 $C\varepsilon_2ZA^{2/3}$ 关系图 ($\varepsilon_4 > 0.03$), (b) 同 (a) ($\varepsilon_4 < 0.03$)

$\varepsilon_2, \varepsilon_4$ 的步长是一样的,以保证能量及形变内插的精度的一致性),从而保证位能极小出现于网格之内,而不是出现在边界上。由此计算得到了上述全部偶-偶核的基本平衡形变 $\varepsilon_2, \varepsilon_4$ 值。下面先讨论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对平衡形变的依赖关系。考虑到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,或 Q_0 值对 ZA 的依赖关系,以 $C\varepsilon_2ZA^{2/3}$ 为横坐标来观察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

图4 $R_{4+/-2+}$ 与 $C\epsilon_2 Z A^{1/3}$ 关系曲线图5(a) $R_{4+/-2+}$ 与 $C\epsilon_2 Z A^{1/3}$ 关系曲线 ($|\epsilon_4| < 0.03$)图5(b) $R_{4+/-2+}$ 与 ϵ_2 关系曲线 ($|\epsilon_4| > 0.03$)

的变化规律,其中 $C = 0.0144$,是为了坐标值标记的方便而引入的。由图2可见,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是大致比例于 Q_0 的平方的。但在 $C\epsilon_2 Z A^{1/3} \approx 5-10$ 的区段, 结构比较复杂。这一段对应于重稀土区, $|\epsilon_4|$ 比较大。图3对不同的 ϵ_4 值作了区分,于是从图3(a) ($|\epsilon_4| > 0.03$) 可见, 对于 $\epsilon_4 < 0$ 的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较大, 是图中的上分支(标为 \diamond),

而 $\varepsilon_4 > 0$, 则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较小, 对应于图中的下分支(标记为×), 这正反映了上述公式(1)中 Q_0 对 ε_4 的依赖关系: 由于 ε_4 一次项的系数为负值, 所以 ε_4 大于 Q_0 值, 从而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愈小, 反之亦然。而图3(b)则对应于 $|\varepsilon_4| < 0.03$, 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光滑分布。由此可见, 图2所出现的在 $C\varepsilon_2 Z A^{2/3} \approx 5-10$ 区段的复杂结构, 主要是来自于 ε_4 的效应, 正如公式(1)所预示的。这样从图2、图3曲线的平滑性及平方曲线的基本形状, 应该认为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是取决于核的平衡形变的, 亦即直接联系于核位能面极小所对应的形变值, (即所谓静态形变)。而且这一曲线的平滑性表明, 利用 Nilsson-Strutinsky-BCS 方法计算偶-偶核的基态位能面, 提取平衡形变值, 能够在大范围的核区给出合理的结果。那么, 基态带的 4^+ 态和 2^+ 态能量比 R 值和此平衡形变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? 从图4可见 R 值和 $C\varepsilon_2 Z A^{2/3}$ 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, 为了便于和图2、图3进行比较, 图4采用了同样的横坐标。图4中 R 值的分散性是否也是来自于 ε_4 的影响呢? 图5(a)只包含了 $|\varepsilon_4| < 0.03$ 的数据, 显而易见, R 值的分散性并未消失。图5(b)是以 ε_2 为横坐标, 仍然只包括 $|\varepsilon_4| < 0.03$ 的数据, R 值的分散性依然存在, 这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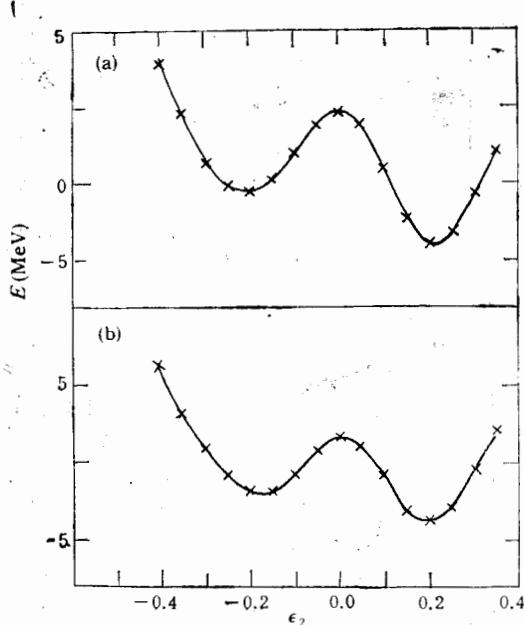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$^{182}_{\text{Os}}$ 和 $^{184}_{\text{Pt}}$ 核的位能曲线
 (a) $Z = 76$, $A = 182$, $R = 3.15$, $B(E2) = 0.76 e^2 b^2$
 (b) $Z = 78$, $A = 184$, $R = 2.68$, $B(E2) = 0.79 e^2 b^2$

分散性也不是主要来自于 $Z A^{2/3}$ 因子。图4及图5表明, R 值和核的平衡形变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。

为了对 R 值的物理内涵作进一步的了解, 选择了一对核, $^{182}_{\text{Os}}$ 和 $^{184}_{\text{Pt}}$, 它们具有相近的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, 但 R 值却不相同。图6给出了它们的位能曲线。由图可见, 两个核的平衡形变均约为 $\varepsilon_2 \approx 0.2$, Z, A 值亦十分相近, 因此 $B(E2, 2_1^+ \rightarrow 0_1^+)$ 值亦相近, 但 R 值却相差不小: $^{182}_{\text{Os}}$ 的 R 值是 3.15, 而 $^{184}_{\text{Pt}}$ 的 R 值却只有 2.68。仔细观察这两条位

能曲线不难发现，与 ^{184}Pt 相比， ^{182}Os 的位能曲线的谷更窄、更深，且与扁椭球谷之间的位垒也要来得高些，这就说明了 ^{182}Os 核的 R 值较高的原因。 ^{182}Os 的位能面对应于更硬的转子(恢复力大)。由此例子可见， R 值依赖于整个位能面的结构，直接联系于其非谐和性(Anharmonicity)，而不像 $B(E2)$ 值那样，直接联系于核的平衡形变。

对于 R 值和 $B(E2)$ 值物理内涵的更深入的定量理解，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。例如对奇 A 核特定组态 $B(E2)$ 值对平衡形变的依赖关系的研究，就有利于定量地揭示奇核子极化作用的组态依赖性。对于 La 奇 A 同位素的实验研究，目前就正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核结构实验室中进行。

作者感谢 R. Caten 博士，V. Zimfer 博士和 D. Fossan 教授所作的有益讨论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S. Raman et al., *At. Data and Nucl. Data Tables*, **36**(1987)1.
- [2] I. Ragnarsson and W. Nazarewicz, private communication.
- [3] S. G. Nilsson et al., *Nucl. Phys.*, **A131**(1969)1.
- [4] T. Bengtsson and I. Ragnarsson, *Nucl. Phys.*, **A436**(1985)14.

Some Collective Observables in Nuclear Motion

Zhang Jingye

(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, Academia Sinica, Lanzhou 730000)

Received on June 22, 1993

Abstract

The $B(E2: 2_i^+ \rightarrow 0_i^+)$ values and ground band energy ratio $R = E(4_i^+)/E(2_i^+)$, are often used as indicators of the collectivity in nuclear motion. A great effort has been paid to understand systematic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quantities and the calculated deformation parameters through a standard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approach. It is found that the $B(E2: 2_i^+ \rightarrow 0_i^+)$ values are dominantly determined by the equilibrium (static) deformation of nuclei. The existing Nilsson-strutinsky-BCS approach can reproduce nicely reasonable deformation values for a great variety of even-even nuclei, from $Z = 30$ to actinides, while the energy ratio R reflects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, such as the stiffness and unharmonicity.

Key words E2 transition, collective motion,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(PES), deformation.